

卷五

中国近代

官場

小说选

中國近世官場小說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● ZHONGGUO JINDAI GUANCHANG XIAOSHUOXUAN ●

中国近代官场小说选

卷 五

评 闲 机 涛

著 人 撰 提 不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 李明辉

责任校对 任淑美

中国近代官场小说选

欧日胜 主编

*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)

北京市顺义富各庄福利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850×1168 1/32 印张: 142.375 字数: 3572 千字

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

印数: 3001—5000 套

ISBN 7-204-06874-2/I·1217 定价: 360.00 (全十册)

简介

《梼杌闲评》是一部写宦官专权乱政的小说，在清代广有影响。它写的是明代泰昌年间大宦官魏忠贤的出身、入宫以及勾结明熹宗乳母客氏把持朝政、结党营私、权倾天下的乱政过程以及最终被打倒铲除的结局，表现了封建社会的官场险恶，浮沉无定。

“梼杌”是古代对恶人的称谓，楚人的一部史籍亦称《梼杌》。本书是写大奸大恶人的历史，所以“梼杌”二字应是兼备恶人和历史二意的。本书是一部融讲史、人情为一体的作品，许多有关魏忠贤进宫后弄权的描写，都可以从史料中得到印证，在一定程度上可补正史之阙。因为有了真实的历史背景作衬，小说显得内容厚重，历史感强烈。魏忠贤残害忠良，扰乱国政，天人共愤，小说确实成为“大嚼疗饥奸贼脑，横吞解渴残臣血”的泄愤之作。明末宦官专政的黑暗政治在作者笔下暴露无遗。同时作者写史事又不完全为史料所束缚而能有所虚构，使小说虚实相生，可读性大大增强。

《梼杌闲评》的语言清丽典雅，非一般通俗小说可比。总之，不论从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成就来说，它都不失为一部优秀作品。

总 论

诗曰：

博览群书寻故典，旁搜野史录新闻。
讲谈尽合周公礼，褒贬咸遵孔圣文。
按捺奸邪尊有道，赞扬忠孝削谗人。
零裁锦绣篇篇好，碎剪冰霜字字真。
春夏秋冬排景致，风花雪月按时新。
丁当击玉敲金字，剔透蟠龙绣凤纹。
壮似秋风吹战垒，清如夜雨上松林。
助添豪杰英雄气，感激忠臣烈士心。
美玉良金思巧匠，高山流水待知音。
当场告禀知音者，忙里偷闲试一听。

日月隙驹，尘埃野马，东流不尽江河泻。向来争夺利名人，百年几个长存者？童叟闲评渔樵话，是非不在《春秋》下。自斟自饮自长吟，不须赞叹知音寡。

《满江红》：

欲界茫茫，待足时何时是足。凝眼望，功名千里，云台高筑。世事浑如花上露，人生一似风前烛。问一年，几见月当头，杯频覆。逐不尽，秦庭鹿。搵不住，新亭哭。看繁华转眼，玉楼金谷。叱咤风雷神气壮，鞭笞山岳威名肃。到头来，都付水东流，空劳碌。

且复何言，纵狂歌，唾壶敲缺。心头事，呼天剑啸，避人眦裂。竟致咆哮凭虎豹，不堪凝沍常冰雪。问妻儿，张口视其中，存否舌？忽发作，醉激烈。难止遏，狂时节。欲登天亟请，假吾丈铁。大嚼添饥奸贼脑，横吞解渴残臣血。读春秋，此笔存忠心，何尝绝。

古往今来，青史上分明实写。请君看贤奸忠佞，何曾假借。振主威权名赫奕，倾人机械魂惊怕。想胸中，犹觉志难伸，一人下。忠义士，偏遭叱。凭吊泪，休频洒。看尘开镜照，云空日射。事败族诛群一快，棺开尸戮谁能赦？叹小人，枉自逞英雄，千秋骂。

盖闻三皇治世，五帝分轮，君明臣良，都俞成治，故成地天之泰。后世君暗臣骄，上蒙下蔽，遂成天地不交之否。世运草昧，生民涂炭，祸患非止一端，然未有若宦官之甚者。盖此辈阴柔之性，悍厉之习，与人主日近日亲，始则牵连宫妾，窥伺人主之意向，变乱是非；既则口衔天宪，手弄王章，威权盛极，不至败亡不已。若汉之十常侍，诛戮缙绅，流毒中外，赤帝子四百年基业，尽丧阉人之手。唐始于李辅国、鱼朝恩，日浸月渐，酿成甘露之变，祸莫大焉。惟宋内侍受制中书，韩魏公以一纸贬退任守忠，奠国家于磐石，此足见元辅作用；亦是君上英明信任，故能如此。其后杨戩、童贯之流，浸淫日盛，运花石纲，开召边衅，蛊惑君心，靖康之祸有自来矣。至于明太祖，既定天下，鉴前代之失，宦者官不过四品，止供洒扫传命令，不许识字知书。后世因循日久，坏了祖宗成法，溺爱养奸，而王振、刘瑾之徒，作恶惨极。后到天启年间，一个小小阉奴，造出无端罪恶。正是：

说来华岳山崩折，道破黄河水逆流。

目 录

- 第 一 回 朱工部筑堤焚蛇穴 碧霞君显圣降灵签…………… (1)
- 第 二 回 魏丑驴迎春逞百技 侯一娘永夜引情郎 …… (13)
- 第 三 回 陈老店小魏偷情 飞盖园妖蛇托孕 …… (22)
- 第 四 回 赖风月牛三使势 断吉凶跛老灼龟 …… (32)
- 第 五 回 魏丑驴露财招祸 侯一娘盗马逃生 …… (43)
- 第 六 回 客印月初会明珠 石林庄三孽聚义 …… (54)
- 第 七 回 侯一娘入京访旧 王夫人念故周贫 …… (64)
- 第 八 回 程中书湖广清矿税 冯参政汉水溺群奸 …… (75)
- 第 九 回 魏云卿金牌认叔侄 倪文焕税监拜门生 …… (87)
- 第 十 回 洪济闸显圣斥奸 峰山村射妖获偶 …… (98)
- 第十一回 魏进忠旅次成亲 田尔耕窝赌受辱…………… (112)
- 第十二回 傅如玉义激功夫 魏进忠他乡遇妹…………… (123)
- 第十三回 客印月怜旧分珠 侯秋鸿传春窃玉…………… (135)
- 第十四回 魏进忠义释摩天手 侯七官智赚铎头瘟…………… (147)
- 第十五回 侯少野窥破蝶蜂情 周逢春摔死鸳鸯叩…………… (158)
- 第十六回 周公子钱神救命 何道人炉火貽灾…………… (170)
- 第十七回 涿州城大奸染病 泰山庙小道怜贫…………… (181)
- 第十八回 河柳畔遇难成阍 山石边逢僧脱难…………… (191)
- 第十九回 入灵崖魏进忠采药 决富贵白太始谈星…………… (200)
- 第二十回 达观师兵解释厄 魏进忠应选入宫…………… (211)
- 第二十一回 郭侍郎经筵叱陈保 魏监门独力撼张差…………… (221)
- 第二十二回 御花园嫔妃拾翠 漪兰殿保姆怀春…………… (232)
- 第二十三回 谏移宫杨涟捧日 诛刘保魏监侵权…………… (243)
- 第二十四回 田尔耕献金认父 乩淑英赴会遭罗…………… (252)

- 第二十五回 跛头陀幻术惑愚民 田知县贪财激大变…… (262)
- 第二十六回 刘鸿儒劫狱陷三县 萧游击战败叩禅庵…… (271)
- 第二十七回 傅应星奉书求救 空空儿破法除妖…… (280)
- 第二十八回 魏忠贤忍心杀卜喜 李永贞毒计害王安…… (289)
- 第二十九回 劝御驾龙池讲武 僭乘舆泰岳行香…… (298)
- 第三十回 侯秋鸿忠言劝主 崔呈秀避祸为儿…… (307)
- 第三十一回 杨副都劾奸解组 万工部忤恶亡身…… (318)
- 第三十二回 定天罡尽驱善类 拷文言陷害诸贤…… (327)
- 第三十三回 许指挥断狱媚奸 冯翰林献珠拜相…… (337)
- 第三十四回 倪文焕巧献投名状 李织造逼上害贤书…… (346)
- 第三十五回 击缙骑五人仗义 代输贓两县怀恩…… (354)
- 第三十六回 周蓼洲慷慨成仁 熊芝冈从容就义…… (363)
- 第三十七回 魏忠贤屈杀刘知府 傅应星忿击张金吾…… (371)
- 第三十八回 孟婆师飞剑褫奸魄 魏忠贤开例玷儒绅…… (380)
- 第三十九回 广搜括扬民受毒 攘功名贼子分茆…… (389)
- 第四十回 据灾异远逐直臣 假缉捕枉害良善…… (396)
- 第四十一回 梟奴卖主列冠裳 恶宦媚权毒桑梓…… (405)
- 第四十二回 建生祠众机户作俑 配宫墙林祭酒拂衣…… (415)
- 第四十三回 无端造隙驱皇戚 没影叨封拜上公…… (425)
- 第四十四回 进谄谀祠内生芝 征祥瑞河南出玺…… (435)
- 第四十五回 觅佳丽边帅献姬 庆生辰干儿争宠…… (445)
- 第四十六回 陈元朗幻化点奸雄 魏忠贤行边杀猎户…… (454)
- 第四十七回 封三侯怒逐本兵 谋九锡妄图居摄…… (464)
- 第四十八回 转司马少华纳赂 贬凤阳巨恶投环…… (473)
- 第四十九回 旧婢仗义赎尸 孽子褫官伏罪…… (484)
- 第五十回 明怀宗旌忠诛众恶 碧霞君说劫解沉冤…… (494)
- 附 录…… (505)

第一回

朱工部筑堤焚蛇穴 碧霞君显圣降灵签

诗曰：

极目洪荒动浩歌，英雄淘尽泪痕多。
 狂澜一柱应难挽，圣泽千秋永不磨。
 望里帆樯时荡漾，空中楼阁自嵯峨。
 临流无限澄清志，驱却邪魔净海波。

且说尧有九年之水，泛滥中国，人畜并居。尧使大禹治之，禹疏九河归于四渚。那四渚？乃是江渚、淮渚、河渚、汉渚。那淮渚之中，有一水怪，名曰支祁连，生得龙首猿身，浑身有四万八千毛窍，皆放出水来，为民生大害。禹命六丁神将收之，镇于龟山潭底，千万年不许出世。至唐德宗时，五位失政，六气成灾。这怪物因乘此气，复放出水来，淹没民居。观音大士怜悯生民，化形下凡收之，大小四十九战，皆被他走脱。菩萨乃化为饭店老嫗，那怪屡败腹饥，也化作穷人，向菩萨乞食。菩萨运起神通，将铁索化为切面与他吃。那怪食之将尽，那铁索遂锁住了肝肠，菩萨现了原身，牵住索头，仍锁在龟山潭底。铁索绕山百道，又于泗州立宝塔镇之，今大圣寺宝塔是也。又与怪约道：“待龟山石上生莲花，许汝出世。”

历今八百余年，正值明朝嘉靖年间。七月三十日，乃地藏王圣诞，寺中起建大斋，施食放灯，莲灯遍满山头。此怪误认石上生莲花，遂鼓舞凶勇，逞其顽性，放出水来。江淮南北，洪水滔天，城郭倾颓，民居淹没。江北抚按官员，水灾文书雪片似的奏入京师。正值世宗皇帝早朝，但见：

祥云笼凤阙，瑞气霭龙楼。数声角吹落残星，三通鼓报传玉漏。和风习习，参差御柳拂旌旗；玉露凛凛，烂漫宫花迎剑佩。玉簪珠履集丹墀，紫绶金章扶御座。麒麟不动，香烟欲傍袞龙浮；孔雀分开，扇影中间丹凤出。八方玉帛进明皇，万国衣冠朝圣主。

是日，天子坐奉天殿，众官礼毕，殿头官喝道：“有事出班早奏，无事卷帘退朝。”只见左班中闪出两员大臣，当阶俯伏。左首是玉带金鱼，乃工部尚书，奏道：“臣连日接得凤阳等处水灾文书，道淮河水溢，牵连淮、济，势甚汹涌，陵寝淹没，城郭倾颓，淮南一带，尽为鱼鳖。臣不敢不奏，请旨定夺。”右首红袍象简，乃是通政司，手捧着几封文书奏道：“臣连日收得凤阳等处奏疏数封，敬呈御览。”两边引奏官接了奏章，一面进上御前拆封。读本官跪下宣读，皆是水灾告急。天子听了，即传旨道：“凤阳陵寝重地，淮扬漕道通衢，尔等会推干员，速往经理。”众臣叩头领旨。

天子驾起，诸臣退班，即于松蓬下会集阁部九卿台谏部寺各官，会议推得材干大员朱衡。这朱衡乃江西吉安府万安县人，由进士出身，现任河南左布政。曾任中河，因治河有功，故众人会推他，遂奏闻。旨下，升他为工部侍郎，兼金都御史，总理河务。颁了敕书，差官赍送，星夜到河南开封府来。朱公接了旨与敕印，即刻起身，走马到凤阳来上任。府州县迎接过了上院，次日谒陵行香，回院。徐、颖、扬三道进见，朱公道：“本院栉材初任，不知虚实，诸公久任大才，必有硕见赐教。”扬州道拱手道：“大人鸿材硕德，朝野瞻仰，晚生辈何敢仰赞一词。”朱公道：“均为王事，但请教诸位谋略，共成大功，何必太谦。”凤阳府推官上前打一躬道：“明日请大人登盱眙山，一观水势再议。”

次日，各官齐集院前，具鼓吹仪从伺候。辰时放炮开门，朱公八人大轿，众官或轿或骑相随，一行仪从，早来到盱眙山上下轿。

朱公同众官纵目一观，但见：

汪洋浸日，浩漫连天。数千里浪脚拍长空，一望里潮头奔万马。连山倒峡，喷雪轰雷，悠然树顶戏鱼龙，惨矣城头游蟹螯。民居荡漾，萧萧四野尽无烟；蜃气重迷，隐隐八方浑没地。子胥威势未能消，大禹神功难下手。

朱工部同众官观看良久，吓得目瞪口呆，道：“本院只道是淮水泛滥，与黄河堤坏相同，似此汹涌，何策能治？”众官你我相视，嘿然无言。又见东北上涛浪卷起，互相冲击，有数十丈高。朱公道：“这是何处？”泗州知州上前禀道：“这是淮、黄合流之所，两边浑水中间一线分开，原不相杂。如今淮水势大，冲动黄河浊水，故冲起浪来相击。”朱公道：“似此如之奈何！”众官道：“大人且请回衙门再议。”

朱公同各官下山。时日已过午，见山脚下金光焰焰，瑞气层层，朱公问道：“那放光的是甚么？”巡捕官禀道：“是大圣寺宝塔上金顶映日之光。”朱公道：“大圣寺是何神？”巡捕道：“是观音化身，当年曾收伏水母的。”朱公道：“既然有此神灵，何不到寺一谒。”随行仪从竟到寺中。本寺僧人闻知，便撞钟擂鼓前来迎接。众官俱下轿马，同入寺内，果然好座古寺。有诗为证：

古寺碑题多历年，澄湖如练倚窗前。
寒云自覆金光殿，蔓草犹侵玉乳泉。
竹隐梵声松径小，门迎岚色石桥联。
龟山一派横如案，永镇淮流荫大千。

朱公走到二门内，见两行松翠，阴阴无数，花香馥馥。正中一座宝塔，碍日凌霄，十分雄壮。但见：

七层突兀在虚空，四十门开面面通。

却怪鸟飞平地上，自惊人语半天中。

声传梵铎风初起，光射清流灯自红。

水怪潜藏民物泰，万年佛力镇淮东。

朱公上殿焚香，同各官下拜，礼毕，寺僧献茶。廊下来看碑记，上载着：“唐时水母为灾，观音化身下凡，往黄善人家投胎。后来收伏水母。”朱公忽自猛省道：“本院当日在河工时，曾有个宿迁县县丞姓黄，亦是敝府人。彼时河决，刘伶台百计难塞，多亏此人奇计筑完，如今不知可在了？若访得此人来应用，或可成功。”扬州道道：“现在只有高邮州州同，姓黄名达，是吉安人，管河甚是干练，不知是否？”朱公道：“正是黄达，那人生得修长美髯。”扬州道道：“正是长须。”朱公道：“待本院行牌，吊来听用。”遂上轿回院，各官皆散。朱公随即发牌调高邮州州同赴辕听用。

且说那黄州同，乃江西吉水人，母梦白獭入怀而生，生来善治水，水性之善恶，一见便知。他由吏员出身，自主簿升至州同，治高宝河堤有功，一任六年。士民保留，故未升去。一闻河院来传，随带了从人竟往泗州来。一路无词，到了泗州，便在大圣寺住下。次日上院叩见，朱公见是他，便十分欢喜道：“一别数年，丰姿依旧，扬属各上司个个称赞，可贺可羨。”立着待了一杯茶。部院体统，即府佐也不待茶，这也是十分重他。朱公遂将治水之事，一一对他说了。黄达禀道：“如今淮水汹涌，与黄水合流，汪洋千里，且牵动九道山河之水，势甚猖獗，急切难治。须求地理图一观，或原有故道可寻，或因地势高下，再行区处。”朱公邀至后堂，命他坐了。门子捧过文卷，乃是黄河图、淮河图、盱眙等志，一一看过。上面大青大绿，画着河道并村庄店镇，皆开载明白。查得淮、黄分处，原有大堤，名为高家堰，由淮安扬家庙起，直接泗州，其有五百七十里，乃宋、元故道，久不修理，遂至淹没。朱公道：“既有旧堤，必须修复。”

黄达道：“恐陵谷变迁，水势汹涌，难寻故道。”朱公道：“堤虽淹没，必有故址可寻。筑堤之事，再无疑议，专托贵厅助理。”命摆饭留食毕，黄达叩谢。辞出回寓，嘿坐无言，想道：“这官儿好没分晓，他把这样天大的事看为儿戏，都推在我身上。”正自踌躇未决。忽报泗州太爷来拜，传进帖来，上写着眷生的称呼。原来这知州也是吉水人，平日相善，相见坐下。知州道：“河台特取老文来，以大事相托，想定有妙算。”黄达道：“河台意欲于湖心建堤，隔断淮、黄之水，岂非挑雪填井，以蚁负山？何得成功！着晚生奔走巡捕则可，河台竟将此事放在晚生身上，如何承应得起？”知州道：“老丈高才，固为不难；但此公迂阔，乃有此想，可笑之至。”黄达道：“事出无奈，敢求划船十只，久练水手二十名，容晚生亲去探视水性再处。”知州道：“即送过来。”

相别去了一会，州里拨到划船十只，二十名水手，又送下程、小菜。黄达即将下程赏了众水手，小菜赏了船家。收拾下船，一齐开向湖心里来。已是申牌时候，行有三十里，只见东方月上，是夜微风徐动，月色光明，照得水天一色，到也可爱。船到了一个涡口，黄达觉得水浅，叫水手下去探试。两个水手脱了衣服下去，约有顿饭时，不见上来。众人等得心焦。黄达又叫两个下去。众人见先下去的不上来，便你我相推，乱了一会，拣了两个积年会水的下去。又不见上来。等至三更，月色沉西，也不见上来。黄达又叫人下去，众人道：“才两个是积年会水的，水里能走几十里的，也不见上来……”各人害怕，皆延挨不肯下去。黄达怒道：“你们见我不是你本官，故不听我调度。我是奉院差来，明日回过，一定重处。”众人见他发怒，只得又下去了两个。那些人皆唧唧啾啾地报怨。

少顷，又命两个下去。正脱衣时，只见一阵大风，只刮得：

星斗无光昏漠漠，西南忽自生羊角。中溜千层黑浪高，当头一片炮云灼。两岸飞沙月色迷，四边树倒威声

恶。翻江搅海鱼龙惊，播土扬尘花木落。呼呼响若春雷吼，阵阵凶如饿虎跃。山寺亭台也动摇，渔家舟楫难停泊。天上撼动斗牛宫，地下掀翻瓦官阁。连天涛浪与山齐，千里清淮变浑浊。

这一阵狂风，把一湖清水变作乌黑。十只船吹得七零八落，你我各不相顾，眼见得都下水去了。那黄州同也落在水里，抱住一块大船板，虽是会水，当不得风高浪大，做不及手脚，只得紧抱着板，任他飘荡。半浮半沉，昏昏暗暗，不知淌有多少路。忽觉脚下有崖，睁眼看时，已打在芦洲上。把两脚登住，一浪来又打开去了。心中着忙，用手去扯那芦苇，没有扯得紧，又滑下去。顺着水淌，又挣到滩边，尽力将身一纵，坐在岸上，那浪花犹自漫顶而过。又爬到高处坐了一会，风也渐渐息了，现出月光。独自一人，怕有狼虎水怪，只得站起来。四面一望，但见天水相连，不见边岸，身上衣服又湿，寒冷难禁，更兼腹中饥饿。正在仓皇，忽听得远远有摇橹之声，走到高处看时，见一人摇着一只小渔船而来。看看傍岸，忽又转入别港里去，黄达高声叫道：“救人！”那人那里理他，竟向前摇，渐渐去远。

也是合当有救。那人正摇时，忽的橹扣断了，挽住船整理，离岸约有里许。黄达顾不得，又下水泅到他船边，爬上船去。那人道：“你好大胆！独自一人在此何为？”黄达道：“我是被风落水的，你不见我衣服尚湿。”那人整了橹扣，摇着船穿芦苇而走。黄达偷眼细看，那人生得甚是丑恶，只见他：

铁柱样两条黑腿，龙鳞般遍体粗皮。蓬松四鬓赤虬须，凜凜威风可畏。叱咤声如雷响，兜腮脸若钟馗。眉棱直竖眼光辉，一似行瘟太岁。

那人摇着船问道：“客人何处上岸？”黄达道：“泗州。”那人道：

“泗州离此四百里，不得到了，且到我小庄宿一夜，明早去罢。如今淮水滔天，闻得朝廷差了个甚么工部来治水，不知可曾治得？”黄达道：“如今朱河院现在泗州驻扎，要识水势深浅阔狭，然后有处。”那人冷笑一声道：“有处，有处，只会吃饭屙屎。目今淮水牵连河水，势甚汪洋，若不筑大堤隔断，其势终难平伏。只是苦了高、宝、兴、泰的百姓遭殃。”黄州同听了，想道：“此人生得异样，且言语有理，莫不他也知道地理法则？”因说道：“在下是高邮州的州同黄达，奉河院差委来探水势，遭风落水。如今河院要寻高堰旧堤，故迹俱已淹没，欲向湖心筑堤，岂不是难事？”那人道：“世上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驱山填海，炼石补天，俱是人为，何难之有？高堰虽淹，自有故址可寻，也尽依不得当时旧迹。”

说着，船已摇到一个洲上。那人挽住船，邀黄达上岸。过了一座小板桥，只见篱菊铺金，野梅含玉，数竿修竹，一所茅堂。那人邀黄州同进去坐下，命童子烹茶。举头看时，满屋皆取鱼器具，却也幽雅。童子献过茶，又取出香杭饭、干鱼、烹鸡相待。饭罢，黄达谢过，坐着对谈，问道：“请教老丈高姓大号？”那人道：“小人姓赭名已，这村唤做练塘，小人隐此多年，只以取鱼为业。洪泽湖并高、宝、诸湖，无处不到。近因年老，在此习静。”说话时已夜深了，赭已道：“有客无酒，奈何？请安置罢。”是夜月色昏暗，又无灯火，赭已让床与黄州同睡，自己在中堂打铺。

黄达一夜无眠，翻来覆去，村中又无更鼓，约有三更时候，忽听得有人言语，往来行走之声。悄悄起来，摸门不着，只听得赭已鼾呼如雷。悄悄从壁缝中往外看时，只见七八个人坐在地下，将土堆成路径，却埽去，又堆，约有一二十遍。又见几个人将竹竿在地上量来量去，也有一二十遍。仔细看时，却是些小儿，不知是何缘故。看了约有一个更次，听见赭已翻身，他便轻轻上床睡下。

天明时起来，四下看了，并无一人，止有一短童炊饭，因向赭已问筑堤之法。赭已笑道：“且请用早饭。”饭毕，赭已道：“小人隐此

多年，并不出门。昨日偶过湖上访友，得遇足下，亦是前缘。我授你治水之法。”遂向袖中取出一张纸，乃是画成的图本，指着上面说道：“如今筑堤，必由高堰旧迹，然亦有改移处，不可尽依故迹。此图上开载明白，依此而行，可建大功。”黄达道：“老丈指教，必定有成。但水势湍激，难以下桩，奈何？”赭已道：“事已有定。”遂携着黄州同的手，走到屋后，见一园紫竹，对黄达道：“吾种此竹多年，以待今日之用。必做楠木大桩，以生铁裹头，只看有紫竹插处，即可下桩，管你成功。”黄州同谢道：“隐居行志，何如出世行道？敢屈同见河院，共成大绩，垂名竹帛。”赭已道：“村野之人，不识官府，幸勿道我姓字。”又同到岸边，已有童子舣舟相待。上得船，拱手相别，又嘱咐道：“筑堤时毋伤水族，慎之，慎之！”

二人别后，童子撑开船。黄达取出图来细看，少刻困倦，便隐几昏昏睡去。忽听得童子叫道：“上岸了。”睁开眼看时，人船俱无，却坐在大圣寺前石上。只得回到自己寓所，从人俱各惊骇道：“老爷不见已七日了，在何处的？院中差人四处找寻。”黄达即忙换了衣服，到院前进见。一见便问：“从何处来？曾探出旧堤来否？”黄达隐起前情，捻词禀道：“卑职已访出来，计较停妥，望大人作速催趲钱粮应用。仍求大人令箭，使卑职得便宜行事，各县工匠人夫都要听卑职调度。仍要拨几员官，分工修筑，方可速成。”朱公一一依允，当即行牌分头行事。

正是国家有倒山之力，不到半月，各事俱备。择定十一月甲子日起工于大圣寺前，建坛祭告天地、山川、河渎等神。河院亲递了黄州同三杯酒，各管河官员俱饮一杯，一齐上船。四五十只大船，装着桩石一齐开船，鼓乐喧天。行不上四五里，见水中果有紫竹影。黄州同就叫住船，将大船锁住，扎起鹰架，依竹影下桩。十数人上架竖起桩来，将石礮打下。众官并从人俱各暗笑。谁知那桩打了一会，果然定住了，便将大石凿孔套在桩上，一层层垒起，众皆骇然。凡遇竹影，即便下桩，一百四十里湖面，用桩三百六十根。

定桩之后,水势就缓了。各官分工,加土修筑。不到二月间,五百七十里长堤,俱已完成。有诗道得好:

谁道仙凡路不通,有缘天遣入蛟宫。

狂澜不借神工助,安得黄君建大功?

各管河官纷纷申文报完工,朱公即发牌由陆路至淮安看堤,就从新堤上一路而来。果然桩石坚固,有二十丈阔。又令两边种柳,使将来柳根盘结,可以固堤。行了三日,到白卢镇住下。因无官舍,只得借民舍居住。朱公睡至半夜,梦中忽听得一声喊起,有千军万马之声,鼎沸不止。朱公慌忙披衣起来,差人打探。只见流星马来报道:“赤练村新堤决了有二百馀丈,水势冲激。离此有七里路,不妨事,大人不要惊慌。”朱公忙叫巡捕官安慰居民,遂驻扎在镇上。天明时查是何人所管,即请黄州同来议事。查得系淮安府通判所管,因未遵黄达的规画,近了十五里,堤做直了,故容易冲倒。朱公即将本官参革,带罪督修。其时黄州同因感冒风寒,不能来见,只得具了个禀帖,说:“赤练村堤势太直,且当淮水发源之处,故此冲决。须建闸洞四座,起闭由人,旱则闭之以济漕运,水则起之以固堤。”朱公依议,即行牌,仰扬州府通判同造两个。

通判昼夜催趲人夫,下桩卷埽兴工,众人并力下埽。到中间时,只见一条小红蛇,绕桩一箍,那埽便淌去,反卸下十数丈土去。又带下一二十夫去,不见踪迹。从新又卷起埽来再下,依旧小蛇出来一箍,那埽就崩了。一连卷了二三十个埽,都被冲去了,又淹死一二百人,二官无奈。有本村老人说道:“此处一向闻人传说有老龙在此,莫非是他作怪?”二官商议着水手下去看看真假,随即差了四名水手下去,半日不见上来。又差四个下去,过了好一会,才爬上两个来。众人齐上前拉起,只见二人浑身战栗,说不出话来。定了半晌,才说道:“初下水时,去十数丈,并不见动静。后绕岸寻